

傅雷启思录

傅雷
傅敏
编著

上海远东

家的學分。你都不能不。

被被人這這時也免不了虛榮心到當當心。

磁磁也該理性理智，照照言，行行為也該的性較

待待多司理如痛苦，除，敬，情人的眼，很動的行爲也該於

公是相公，除，敬，情人的眼，很動的行爲也該於

除，敬，情人的眼，很動的行爲也該於

除，敬，情人的眼，很動的行爲也該於

除，敬，情人的眼，很動的行爲也該於

除，敬，情人的眼，很動的行爲也該於

除，敬，情人的眼，很動的行爲也該於

除，敬，情人的眼，很動的行爲也該於

除，敬，情人的眼，很動的行爲也該於

除，敬，情人的眼，很動的行爲也該於

除，敬，情人的眼，很動的行爲也該於

除，敬，情人的眼，很動的行爲也該於

除，敬，情人的眼，很動的行爲也該於

除，敬，情人的眼，很動的行爲也該於

除，敬，情人的眼，很動的行爲也該於

除，敬，情人的眼，很動的行爲也該於

傅雷 傅敏 編著

上海遠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傅雷启思录/傅雷著;傅敏编.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6

ISBN 978-7-5476-1179-1

I. ①傅… II. ①傅…②傅… III. ①傅雷(1908—1966)—语录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36168 号

傅雷启思录

傅雷 著 傅敏 编

责任编辑/冯裴培 封面设计/李 廉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邮编:200235

网址:www.ydbook.com

发行:新华书店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制版: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上海市印刷二厂有限公司

装订:上海市印刷二厂有限公司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6.375 插页:1 字数:127 千字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5476-1179-1/I·318

定价:26.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021-62347733-8538

写在前面

《傅雷启思录》共选录了长短五百余条，其中一半以上选自傅雷给傅聪的家信，四分之一选自傅雷生前的著述，另外有五分之一选自傅雷给他人的信函。内容非常丰厚，很难细细分类，只能按内容大致分成人生、艺术、文学、音乐、美术、翻译和教育七部分。

今年是傅雷夫妇逝世五十周年，特编此启思录，寄托无限深切的怀念与哀思！

傅 敏

二〇一六年元旦

序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傅雷先生从上海出发，乘 André Lebon 邮轮，经香港、西贡、新加坡、科伦坡，经亚丁湾，过苏伊士运河，入地中海，于次年二月三日抵达马赛。次日即转往目的地巴黎，开始从二十至二十四岁四年的留学生活。

赴法留学，决定了先生的一生。

他说，海上航行一个多月，“好几次想过，我数年来的颓废生涯，应该告一结束了。空洞的头脑应该使它充实起来。这样，我才发了赴法的宏愿……我应勉力向着未来前进！”“我应当入世，我应当研究”，船进马赛港时，感到重任在肩，“未来在期待我！”

先生早年在徐汇公学，曾学过三年法文；到法国后，去西部普瓦捷(Poitiers)数月，到一个没有中国人的地方，以加强口语训练。“在法国四年；一方面在巴黎大学文科听课，一方面在巴黎卢佛美术史学校听课。”“二十岁在巴黎，为了学法文，

曾翻译都德的两个短篇小说集，梅里美的《嘉尔曼》，均未投稿……是时，受罗曼·罗兰影响，热爱音乐。回国后于一九三一年，即译《贝多芬传》。”

先生在致罗曼·罗兰函(1934/03/03)中称：“曩者，年方弱冠，极感苦闷，贾舟赴法，迅即笃嗜夏朵勃里昂、卢梭与拉马丁辈之作品。其时颇受浪漫派文学感染……无论漫游瑞士，抑小住比国修院，均未能平复狂躁之情绪。偶读尊作《贝多芬传》，读罢不禁嚎啕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自此奇迹般突然振作。此实余性灵生活中之大事。”

先生“四岁丧父”，寡母“督教极严”，什么都靠自己摸索，乏人指导，青少年时深感雄强父性的缺席。贝多芬的出现，如灵光一闪，顿然若悟，获得巨大精神力量。“治疗我青年时世纪病的是贝多芬，扶植我在人生中的战斗意志的是贝多芬，在我灵智的成长中给我大影响的是贝多芬，多少次的颠扑曾由他搀扶，多少的创伤曾由他抚慰，——且不说引我进音乐王国的这件次要的恩泽。”

同样读书西欧，学有深浅，识有高下，先生则志存高远。音响世界，最难言表。“贝多芬以其庄严之面目，不可摇撼之意志，无穷无竭之勇气，出现于世人面前，实予我辈以莫大启示。”贝多芬作品，里面有音美、哲思、崇高，是德奥音乐的典范，是西方近现代文明的精髓。

《贝多芬传》译成于一九三二年，即投寄商务，出版社坚持此书已有译本，不愿接受。初译稿在存稿堆里积压了几有十年之久，后来再行重译。于一九四六年，始由骆驼书店出版。书

后附有先生所写《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文中写道：“十九世纪！多悲壮，多灿烂！仿佛所有的天才都降生在同一时期：从拿破仑到俾斯麦，从康德到尼采，从歌德到左拉，从达维德到塞尚，从贝多芬到俄国五大家……人类几曾在一百年中走过这么长的道路！而在此波澜壮阔、峰峦重叠的旅程的起点，照耀着一颗巨星：贝多芬。在音响的世界中，他象征着一世纪中人类活动的基调——力！”贝多芬与力，这是一个天生就的题目。贝多芬早年说过：“力是那般与寻常人不同的人的道德，也便是我的道德。”——傅雷指出：“这种论调已是‘超人’的口吻。”

当时，苦难中的中国，“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我们比任何时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都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傅雷先生译介《贝多芬传》时，认为：“除了把我所受的恩泽转赠给我年轻的一代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偿还我对贝多芬和对他伟大的传记家罗曼·罗兰所负的债务。表示感激的最好的方式，是施予。”可见，先生译事之初，就怀着一种社会使命感，愿以译作，影响社会。

留法四年，与欧洲文学、音乐、绘画等均有广泛接触，感受二十世纪初的文化思潮、艺术流派，深入研究西方文化，打下扎实西学基础。回国后，转把自己所获新知，传授给他年轻的一代。先生十七八岁时曾写过《梦中》、《回忆的一幕》等小说作文艺试笔，在邮轮上的三十三个日日夜夜，写有《法行通信》十五篇，“怀抱文学救国的强烈愿望”。回国后第二年，即一九三二年，写有《现代法国文艺思潮》、《研究文学史的新趋向》等评

论文字。“以后自知无能力从事创作，方逐渐转到翻译。”于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译出罗曼·罗兰的包括《贝多芬传》在内的“巨人三传”。一九三六至一九四一年以五六年之功，译出《约翰·克利斯朵夫》全四册。

这部一百二十万字的长篇巨作，是罗曼·罗兰一生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十年酝酿（1890……），十年成书（1903—1912）”，这部作品凝聚了作者青年时代思想探索的积极成果。罗曼·罗兰自言：“我这部小说是写一个人从生到死的一生。主人公是一位德国音乐家。后为环境所逼，于十六岁时逃离德国，流亡巴黎、瑞士、意大利等地。活动的环境就是今日的欧洲，主人公的性格，不是我的性格……我的禀性散见于几个次要人物身上。明白说来，主人公就是生在今日世界里的贝多芬……他活动的世界，就是以主人公为中心所看到的世界。”

罗曼·罗兰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个性倔强，与社会奋斗，不向环境低头的英雄。傅雷先生看到：“罗曼·罗兰使书中的主人公生为德国人，使他天生成为一个强者，力的代表（他的姓Kraft在德文中就是“力”的意思）。”是比“‘超人’更富于人间性、世界性、永久性的新英雄”。贝多芬的名言：通过苦难，达到欢乐。克利斯朵夫在苦难中寻求自救的力量，“痛苦而能坚强，多好！”通过他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一生，罗曼·罗兰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强者”的形象。

克利斯朵夫抱定宗旨：“不受热情驱策，决不写作……人一生之中，有些年龄特别富于电力……突然之间，是电光闪耀……欢乐，创造的欢乐！唯有创造才是欢乐，唯有创造的生

灵才是生灵……所有的创造总是脱离躯壳的樊笼，卷入生命的旋风，与神明同寿。创造是消灭死。”傅雷敏锐地指出：“这不是柏格森派的人生观吗？”

柏格森(1859—1941)，崇拜生命和行动，认为唯创造促进化，而生命进化的原动力是宇宙间的生命冲动。于一九〇七年发表《创化论》(*L'Evolution créatrice*)，为他赢得广泛国际声誉；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四年期间，其哲学思想风行西方，正如汤用彤所说：“柏拉图已成陈言，而柏格森则代表西化之转机。”罗曼·罗兰(1866—1944)是柏格森的同时代人，而《克利斯朵夫》全书，最有思想性、最具批判精神的《反抗》、《节场》两卷，写于一九〇七、一九〇八年，正是柏氏《创化论》盛行的年代。日耳曼人中的克拉夫脱，“具有贝多芬式的英雄意志”，成长之后，不堪德国小城的闭塞，来到莱茵彼岸的国家，接受精致细腻的法兰西文化的洗礼；在旅程的最后，越过阿尔卑斯，来到阳光绚烂的地中海，“拉斐尔的祖国，去领会清明恬静的意境。从本能到智慧，从粗狂的力到精炼的艺术”，“融合德、法、意三大民族精神的理想”，“克利斯朵夫终于达到了最高的精神境界”。他热爱生命，欢呼创造，站到时代哲学思想的制高点，在罗曼·罗兰的构思里，“克利斯朵夫这个新人，就是新人类的代表”。

这部杰作经傅雷先生介绍到我国，已有七八十年历史；回眸百年无巨著，我国新文学至今尚无与之相埒的作品，看来，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还将长期在读者中产生影响。

先生人生中最大的挫折，是一九五八年被划为右派。

一九五七年，是他事业的高峰期。所译巴尔扎克、克利斯朵夫，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精印发行。三月以特邀代表身份，赴京列席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亲聆毛主席讲话。“忽而北京，忽而上海。”五月初，在邵荃麟动员下，出任上海作协书记处书记。他以“一颗赤诚的心，忙着为周围几个朋友打气，忙着管闲事，为社会主义事业尽一分极小的力”。五月八日，《文汇报》刊其杂文《大家砌的墙大家拆》：“党群之间的墙是双方砌成的；一方面是优越感，一方面是自卑感”云云。二十六日致函傅聪：“这一向开会多了，与外界接触多了，更感到社会一般人士也赶不上新形势。”——七月一日，风向陡转：《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先生于十六日报上谈及自己的认识：《识别右派分子不易》，形势还是发生急剧转变。到年底，朱梅馥给傅聪的信上说：“作协批判爸爸的会，一共开了十次，前后做了三次检讨。”并要傅聪把“爸爸在这一年来，所写给你的信，由你挑选一下，希望你立刻寄回来”。因为“写给儿子的信，总是实际的思想情况，不会有虚假的了”。对父母在信里所提的问题，傅聪以往总是迟迟才答或不答；这次却很快，接信后，于一九五八年一月八日即“寄出一包信（爸爸来信）”。但在劫难逃，再快也无济于事。

三个月后，四月三十日，下午作协召开批判宣布会。会议早早已结束，先生却失魂落魄，迟迟才回家。所不能接受的，是把他前期热心政治、积极鸣放，说成怀有不可告人的意图，简直是一种人格的侮辱。一个月里，坐立不安，独自徘徊，沉默无语。到六月初，才摊开丹纳《艺术哲学》原著，着笔移译。难度

甚大，就愈需要集中精神。一则以忘却身边的苦难，再者，也再度为西方优秀文化所吸引，在学理层面增进认知。躯壳之我，为气禀所拘，识断所蔽，则有时而昏；而自由之真我，决非永远能为他物所拘所蔽者也。经一番横逆，增一番器度。痛定思痛，经过自责和反省，摆脱某种不成熟状态，重新自由思想，秉持自身本来极强的理性，深研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及古希腊雕塑建筑之美，精神上重新展示一片艺术天地。身处逆境，沉潜中有以开拓。正是从丹纳著作，从希腊文明、文艺复兴思潮，获得全新的学术视野，奠定日后治学的思想基础。经历苦难，思虑益转深邃，梁启超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中说：“天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何在乎？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五十年代以前，先生主要从事翻译；及至六十年代，以家书为载体，隐然学者身份，对绘画、音乐、艺术、戏曲、宗教，以及演奏、书法等内容，发表诸多真知灼见。

六十年代初，先生的日课，是译五十万言的《幻灭》，同时为《艺术哲学》选配插图，对西方雕塑绘画的兴趣依然很浓。一九六〇年一月底，适逢春节，抄出一些音乐笔记寄给傅聪作参考。这份《音乐笔记》，包括《关于莫扎特》、《什么叫做古典的？》、《论舒伯特》等三文共十八页，虽然是译文加评语，学术价值却很高。美学家叶朗教授对《什么叫做古典的？》这一节，更是推崇备至：“作者对古典精神作了准确的、清晰的说明……文章不长，但已经成为艺术学和艺术教育领域的一篇经典文献。”

艺术领域的经典文献，谈何容易！请看该文结尾：“不辨明古典精神的实际，自以为走古典路子的艺术家，很可能成为

迂腐的学院派。不辨明‘感官的’一字在希腊人心目中代表什么，艺术家也会堕入另外一个陷阱；小而言之，是甜俗、平庸；更进一步，便是颓废……由此可见，艺术家要提防两个方面：一是僵死的学院主义，一是低级趣味的刺激感官。为了提防第一个危险，需要开拓精神视野，保持对事物的新鲜感；为了提防第二个危险，需要不断培养、更新、提高鉴别力(taste)，而两者都要靠多方面的修养和持续的警惕。而且，只有真正纯洁的心灵，才能保证艺术的纯洁。因为我上面忘记提到，纯洁也是古典精神的理想之一。”

从文章的语调可知，这不是学院式的高头讲章，而是饱学之士的娓娓道来。先生并没做什么专门学问，不是整天埋首书堆，皓首穷经，而是靠平时杂学旁收，集腋成裘。翻译中，遇西方名物典故，即查书查资料，加上简要的译者注。《克利斯朵夫》里为不少音乐作品、音乐术语所加的注，言简意赅，甚见功力；家书里与傅聪探讨乐理、探索希腊精神，常引西方观点，参以己见，展示其广博的音乐素养。在早年求学年代，就说过：“我不能一些没有研究，就去信从什么学术理论。”一切都要经过自己省察思考，辨明道理。他的言谈，不是凭空悬说，多半是即事求理，以科学精神和缜密逻辑，能切中肯綮，转识成智。

抗日时期，闭门译书，翻出一部《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是先生译作中最有影响的一部书；右派阶段，闭门译书，完成留学时就属意要译的《艺术哲学》，傅译诸书后来出现各种复译本，唯此书难译，以定本传世。译书也像许多伟大的著述，往往于离群索居中，要耐得住寂寞，才能积渐而成。一切伟大的艺术

作品，一切深刻的哲学著作，无不是一个人在孤寂中苦心孤诣探索而得。先生曾深有感触地说：“耐得住寂寞是人生的一大武器。”并说：“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先生在三十年代致罗曼·罗兰函中自谓：“不肖为国家与环境所挤逼，既无力量亦无勇气实行反抗，唯期隐遁于精神领域中耳。”言下之意，欲退居晨译夜读的书斋，从事力所能及的思想文化工作。

傅雷宁静的书斋，不是谈笑有鸿儒的客厅。这是他辛勤耕耘的园田，敬业乐业，在此翻译、查书、思考、探索，时有悟机，颇有高识，是他安身立命的精神高地。翻译时他把原作化为我有，达意传神；写作时则融通中西，化人为我，独具识见。

傅雷的一生，以翻译家始，以学者终。现在其哲嗣傅敏先生，将这位有学问的翻译家所写文字，分人生、艺术、文学、音乐、美术、翻译、教育七门，分类摘录，编成《傅雷启思录》一书，便于读者参考研阅，功莫大焉。

先生终年五十八，留下著译二十六卷。其生，精美译本，性情家书，足以传世；其死，刚烈悲壮，义无反顾，足以醒世。长年身不离书斋，生于斯逝于斯：可谓一室之内，自有千秋之业！

罗新璋——敬识

于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五日

目录

写在前面 傅 敏

序 罗新璋

一、关于人生 / 1

二、关于艺术 / 43

三、关于文学 / 79

四、关于音乐 / 99

五、关于美术 / 135

六、关于翻译 / 157

七、关于教育 / 173

一
关于人生

傅雷

人生的暴风雨和自然界的一样多，来时也一样突兀；有时内心的阴霾和雷电，比外界的更可怕更致命。

《幸福之路·译者弁言》，一九四二年一月

零星琐碎的残暴，几千年来都被放过了，才促成今日大规模的最新式屠杀，使百万生灵代前人偿还血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涓滴之水，可成江河。忘记了这两句名言，终有一天把地球翻身。

《所谓人道》，一九四五年十月（《新语》半月刊第一期）

真正的人道，应该是彻底消除战争。一有战争，什么国际公法，人道主义，都是自欺欺人之谈。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杀千万人者为民族英雄！这样算得人类有理性吗？枉杀不究，虐害不问，新兵器的出现方才惊心动魄；这样算得慈悲么？

《所谓人道》，一九四五年十月（《新语》半月刊第一期）